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# 伊斯坦布爾山城春日甦醒 · 陳家毅

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冬去春來，但去年夏天事端之後，經濟民心冰雪未融，市內一片揮之不去的美麗與哀愁。

中國人的傳統曆法（農曆）對節令的算法神準，而且是放諸北半球四海皆準。去年冬至之後，伊斯坦布爾在小寒當天就迎來了第一場紛飛白雪，無聲無息的絮雪不消一日便悄悄地覆蓋了全個城市。去年夏天到今年元旦，伊城連續發生了一系列不尋常事件，原本愛嘮叨說話愛大聲呼朋喚友的伊城海港人，變得逆來順受。隨著輕飄細雪天氣轉凍，就越發沉默寡言了。

小寒到大寒這個時段，更是三天一小雪、五天一大雪。伊斯坦布爾在近十年（直至去夏）經濟忽飛猛進，古都外緣不斷開發新城區，高樓大廈爭相落成，迅速的開展形成高速公路沿途嶄新耀眼，卻不一定好看的現代城市天際線。去年夏天事端之後，勇往直前的經濟驟然煞停，商場活動僵凝不動。當地人眼看著挽不住的土幣往下墜落而束手無策，食物、日常用品價格卻每日飛漲，原本信心滿滿的國內外投資者也開始躊躇不前。

數天之間老城裏大雪厚積在石道上，枯樹槎枒間，到處白皚皚一片。路上濕滑行人匆匆低頭而過，街上的餐館、小禮品店都空蕩蕩門可羅雀：經濟差本來就少人出門，外地遊客畏恐亦不復到此。小巷沿店窗往內望，木匠、補鞋匠默默埋頭工作。宛若千百年來他們都在那裏，無聲堅持照常運作，小市民最好的對策。如斯情景，淡淡中有種古老難遣的憂鬱，合乎此地百年來愛自稱的「呼愁」（huzun）。「呼愁」它偏

偏不請自來，又回到來與城市同住——伊斯坦布爾揮之不去的美麗與哀愁。



陳家毅

■ 立春之日伊斯坦布爾暖了起來，正值學校假期本土年輕人到此一遊度個短假。街道、石坡上笑語人聲不絕，但見山城慢慢甦醒過來。

老伊斯坦布爾城市由好幾個山丘組成，地勢崎嶇，道路隨之高低低延綿攀爬。藍清真寺所在的歐陸半島就有七個小山，隔著金角灣另個半島的加拉塔（Galata）山頭有幢圓形矮石頭堡塔，歷史悠久。十

三世紀中葉正值絲綢之路全盛時期，北意大利海港城熱諾瓦（Genoa）軍商發達，勢力藉經商擴充抵此，建蓋石塔為自己的城市豎立地標。而今山腰上布滿傳統斜屋頂樓宇，新舊房屋交錯疊起圍繞山坡彷彿簇擁而上，推奉著這個在最上端的熱諾瓦堡塔。山景遠看宛似古早銅版印畫，十分典雅。

意大利有中古山城亞西西（Assisi）聖芳濟所在地，大教堂內有十二世紀耶穌十字架畫像，乃天主教壁畫大師Cimabue稀有之作）與烏爾比諾（Urbino——處於意大利翡冷翠西側，山城小鎮臥虎藏龍，十四至十六世紀連續出現極其重要畫家，如拉斐爾、Piero della Francesca等），十一、

三世紀意大利雙山城逐漸完整形成，與伊斯坦布爾的加拉塔山城同個時期。亞西西、烏爾比諾的屋宇亦依山而立，鵝卵石小路蜿蜒彎轉拾坡而上，可直抵山頂的大教堂。三個山城各有獨特風情，亞西西和烏爾比諾雖美且優雅，但規模猶不及加拉塔山城的一半。

加拉塔山丘斜陡成闊錐狀，一邊靠河是金角灣，一邊靠海有博斯普魯斯海峽，U形山坡斜簽飛落至山腳下，正好是博斯普魯斯海峽轉進內陸的金角灣河口，山與水在此完美銜接。加拉塔山的地緣、位置奇特優越，或許正是當年熱諾

瓦軍政商人相中它的原因。山腳下博斯普魯斯海峽前的卡拉古奧區（Karakoy）曾經繁華過好幾代——貨船遊舟就算不停靠卸貨都得經過這裏。繁華過後遺留下的碼頭、海關大樓、貨倉建築雖日漸斑駁卻仍然雄偉。市政局曾雄心萬丈要將岸邊的老貨倉建築統統拆掉，計劃引進五星級飯店和商場，卻因市民大力且持續抗拒而作罷。十二年前因Istanbul Modern美術館的入駐為這批老貨倉建築尋獲了新的定義，此區如今有其他畫廊，和藝術大學的畫室校舍。近年逐漸完成修復的，還有一組十六世紀的建築群包括清真寺、土耳其浴場、誦經院、墓陵。

對過不遠處是十九世紀開拓的銀行街道，那是土耳其走向國際現代化的重要財務建設。芝加哥、老紐約似的意大利復古風格雄偉建築，而今多半也人去樓空，要不成為精品酒店，要不被集團改裝成基金會藝術畫廊。平日街上行人就不多，現在感覺更是荒蕪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

瓦軍政商人相中它的原因。山腳下博斯普魯斯海峽前的卡拉古奧區（Karakoy）曾經繁華過好幾代——貨船遊舟就算不停靠卸貨都得經過這裏。繁華過後遺留下的碼頭、海關大樓、貨倉建築雖日漸斑駁卻仍然雄偉。市政局曾雄心萬丈要將岸邊的老貨倉建築統統拆掉，計劃引進五星級飯店和商場，卻因市民大力且持續抗拒而作罷。十二年前因Istanbul Modern美術館的入駐為這批老貨倉建築尋獲了新的定義，此區如今有其他畫廊，和藝術大學的畫室校舍。近年逐漸完成修復的，還有一組十六世紀的建築群包括清真寺、土耳其浴場、誦經院、墓陵。

對過不遠處是十九世紀開拓的銀行街道，那是土耳其走向國際現代化的重要財務建設。芝加哥、老紐約似的意大利復古風格雄偉建築，而今多半也人去樓空，要不成為精品酒店，要不被集團改裝成基金會藝術畫廊。平日街上行人就不多，現在感覺更是荒蕪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

石頭堡塔目睹了朝代改來換去，如今實在沒有甚麼才算大事情。加拉塔之下的山坡表面，白天盡吸取水面反射的陽光，黃昏時分輕輕掃過一抹波閃金光，乍看倒與成過去式的威尼斯有幾分相似。冬天下雪多時之後，山坡上的土磚瓦樹木一一轉變為淺淡無力的灰和白，耀目金光忽爾消失奢華不再。迷濛蒼白的孤獨表情，正好是伊城當下的寫照。